

# 從汪懋麟《錦瑟詞》看廣陵詞人群 之詞學宗尚

張博鈞\*

〔摘要〕

廣陵詞人群的概念，自從嚴迪昌於《清詞史》中提出以來，雖引起多數學者的關注，但大多數的相關論述多集中於王士禛一人，或於研究王士禛時附帶提及，或特別關注王士禛與廣陵詞人群的關係。然而，王士禛雖是廣陵詞人群所以聚集的領袖人物，但廣陵詞人群的活動時間，實不只限於王士禛在廣陵的五年時間，因此僅專注於王士禛一人，自也無法涵蓋廣陵詞人群的全部面向。

另有部分論述，則由較為宏觀的角度切入，對廣陵詞人群的作品與思想進行概括的掃描，雖能有較為整體的把握，但卻又未免失之籠統。因此筆者擬結合這兩種論述方向，一方面跳脫王士禛的籠罩，改以汪懋麟作為切入點，對其詞學實踐進行考索；一方面以考索所得，與既有的研究成果相互參照，期盼對理解廣陵詞人群的詞學宗尚能有所助益。

關鍵詞：汪懋麟、錦瑟詞、廣陵詞人群、廣陵詞壇

---

\*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候選人

## 一、前言

清代詞學在元、明兩代的衰頹之後，異軍突起，豔稱中興，其勃勃生機，於清初便已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。嚴迪昌在其《清詞史》中指出：「清順治十年（1653）前後到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『博學鴻儒』科詔試這之間約 30 年左右，是清初詞風胚變，詞學振興的極其重要階段。」並表示這個時期是「清詞真正堪稱『中興』的歷史時期」。<sup>1</sup>此時詞壇詞人輩出，詞派紛起，<sup>2</sup>其中廣陵詞人群的出現，在清代詞學的發展中，實具有關鍵地位，正如嚴迪昌所指出，廣陵詞人群是清初「第一次形成的規模大、陣容廣、自覺性高的聲勢盛壯的詞的活動中心」。<sup>3</sup>他們的活動，確實鼓動著清初詞學的發展，汪懋麟〈棠村詞序〉即明確地說：「本朝詞學近復益勝，實始於武進鄒進士程村《倚聲集》一選。」<sup>4</sup>鄒祇謨與王士禛同操選政的《倚聲初集》正是廣陵詞壇一部相當重要的大型詞選，對清初詞學的繁榮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。廣陵詞人群的存在不僅促進清初詞學的興盛，同時也對清代詞學思想的轉變產生重要的影響，李康化表示：「廣陵詞壇雖然仍時時呈現雲間餘韻的型態，但已逗露出清初詞學思想將發生嬗變的契機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廣陵詞壇是明清詞風交接轉化的一個重要環節。」<sup>5</sup>廣陵詞人群在詞學上的兼容並蓄，

<sup>1</sup>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33。

<sup>2</sup> 吳熊和：〈《柳州詞選》與柳州詞派——明清之際詞派研究之一〉：「除雲間一地外，周圍如宜興、常州、無錫、太倉、吳江、嘉善、嘉興、海寧、杭州等現今蘇南、浙西地區，都有地方性的詞派先後形成，因而才有日後眾多的『郡邑詞』的總集與選集編纂問世。」見氏著：《吳熊和詞學論集》（杭州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 年 4 月，初版），頁 374-375。吳熊和所謂「明清之際」乃指自天啟、崇禎到康熙初年的五十年間，與嚴迪昌所謂清初時期有所疊合，正可相互參照。其實清代詞學的興盛，在明末便已萌芽，張仲謀：《明詞史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2 年，頁 20）更以明弘治、嘉靖年間，作為明詞的自覺時代，以及詞學的復興時代。李康化：《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1 年 11 月，頁 6）更明確地以嘉靖三年作為明代詞學的分界，認為詞學中興，始於嘉靖。姑且不論二者的說法是否成立，但清代詞學的興盛與發跡，與明末詞壇無法割裂而論，已是一個確定不移的現象。

<sup>3</sup>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 58。

<sup>4</sup> 孫默編：《十五家詞》（臺北市：中華書局，1965 年，四部備要本，據文瀾文津閣本校刊），卷 3，頁 1。

<sup>5</sup> 李康化：《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》，頁 187。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與劉揚忠：〈清初廣

拓展了清代詞學的發展，陽羨詞派的宗主陳維崧，早期即與廣陵詞人群有密切的交往，浙西詞派的朱彝尊與廣陵詞人群亦有聯繫，<sup>6</sup>凡此均可見廣陵詞人群在清初詞壇的重要地位。

廣陵詞人群的概念，自從嚴迪昌於《清詞史》中提出以來，雖引起多數學者的關注，但大多數的相關論述多集中於王士禛一人，或於研究王士禛時附帶提及，或特別關注王士禛與廣陵詞人群的關係。<sup>7</sup>王士禛雖是使廣陵詞人群所以聚集的領袖人物，但廣陵詞人群的活動時間，實不限於王士禛在廣陵的五年時間，僅以王士禛一人，自也無法涵蓋廣陵詞人群的全部面向。另有部分論述，則由宏觀的角度切入，對廣陵詞人群的作品與思想進行概括的掃描，<sup>8</sup>雖能有較為整體的把握，但卻又未免失之籠統。因此筆者擬結合這兩種論述方向，一方面跳脫王士禛的籠罩，改以其他廣陵詞人作為切入點，對其詞學實踐進行考索，一方面以考索所得，與既有的研究成果相互參照，期盼對理解廣陵詞人群的詞學宗尚能有所助益。

## 二、汪懋麟與《錦瑟詞》

在廣陵詞人群眾多成員中，汪懋麟的地位頗為特殊，他是揚州本籍詞人，但由於年輩較晚，<sup>9</sup>當王士禛等人於廣陵熱烈酬唱之際，他尚未開始填詞，故而在創

---

陵詞人群體考論》，《江西社會科學》2004年7月，亦有類似的說法，可以參看。

<sup>6</sup> 張宏生曾論及朱彝尊與王士禛和廣陵詞人群的交遊，並透過論述兩人詞學觀點的不同，說明朱彝尊與王士禛明明相熟且彼此推重，但在廣陵選政中卻未見朱氏作品的原因，可以參看。見氏著：〈王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〉，《清詞探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194-229。

<sup>7</sup> 諸如蔣寅：〈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6年第2期，頁91-99、張宏生：〈王士禛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〉，《清詞探微》，頁194-229、林宛瑜：〈清初廣陵詞人群體之詞學活動——以《廣陵唱和詞》為例〉，《東吳中文研究集刊》第12期（2005年），頁1-17與李有強：《王士禛主導下的廣陵詞壇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9年4月）等均是以王氏為主，進而開展對廣陵詞人群之關注。

<sup>8</sup> 諸如孫克強：〈廣陵詞壇與西泠詞人的詞學〉，《清代詞學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年7月），頁128-146、李康化：〈廣陵詞人群與明清之際詞學思想的嬗變〉，《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》，第五章與李丹：〈超越與開拓：廣陵詞論〉，《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第四章等均是。

<sup>9</sup> 汪懋麟生於1640年，根據劉揚忠：〈清初廣陵詞人群體考論〉的記載，其年紀相較於王

作上未及參與當時的酬唱活動。但他師事王士禎，<sup>10</sup>與王士禎等前輩詞人往來甚密，<sup>11</sup>因此他雖然未及參加廣陵唱和的創作，卻曾參與《倚聲初集》和《國朝名家詩餘》的評點。而在王士禎離揚返京之後，他與其兄汪耀麟、曹爾堪等人還曾多次在平山堂等地填詞酬唱。<sup>12</sup>由此可見，汪懋麟對廣陵詞壇的參與，從王士禎在揚州時期便已開始，一直延續到王氏離開之後，而且在他開始填詞以後，他的地位逐漸向中心移動，成為延續廣陵詞人群體彼此酬唱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另外，他主要的活動時間，正當嚴迪昌所謂的清初三十年之際，而《錦瑟詞》的創作時間也約莫在此一時間跨度之晚期，因此以其人、其詞作為考察對象，對理解廣陵詞人群的詞學宗尚，當具有指標意義。以下分就汪懋麟的生平與《錦瑟詞》的創作年代進行析論。

### （一）汪懋麟生平及其詩文

汪懋麟，字季角，號蛟門，江南江都人，生於明崇禎十三年（1640），卒於清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），享年四十八歲。汪懋麟先世為越國公後裔，本居安徽，屬新安人士，後渡江徙浙、徙揚，遂著籍於揚州。其父汪如江，字觀瀾，晚號覺非居士，懋麟先祖曾以軍功世襲錦衣衛千戶之職，其父以奉養親老之故，遂布衣以終。<sup>13</sup>明末亂起，汪如江曾遊范景文、史可法之幕，為二公獻奇策，<sup>14</sup>為二公所重，

---

士禎（1634）、吳綺（1619）、宗元鼎（1620）、黃云（1621）、范荃（1633）、孫默（1613）、孫枝蔚（1631）、王士禎（1626）、彭羨門（1631）、鄧漢儀（1617）以及鄒祇謨（1630）等人而言，年輩確實較晚。

<sup>10</sup> [清]李元度：〈汪舟次先生事略汪懋麟〉，《國朝先正事略》（臺北市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四庫備要本，卷39，頁9）記載汪懋麟「受業於王阮亭門」。<sup>11</sup> [清]秦瀛：《己未詞科錄》（臺北市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，清嘉慶刻本，卷4，頁10）亦云：「懋麟詩法傳自王士禎」。

<sup>11</sup> 許嘉瑋考察汪懋麟交遊時指出：「與王士禎的往來，正是汪懋麟年輩雖幼，卻和龔鼎孳、梁清標等前輩互動密切的主要原因。」並透過對廣陵詞壇組成結構的梳理，將汪懋麟劃歸為廣陵詞壇的核心成員。見氏著：《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研究——以評點與唱和為主的考察》（臺北市：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年6月），第二章。

<sup>12</sup> 從汪懋麟〈朝中措·將修復平山堂，和歐公原韻〉、〈東風第一枝·上巳平山宴集送南溪學士入都，和原韻〉及〈水調歌頭·暮春同豹人、仔園、龍眉、叔定家兄泛舟遇風，飲紅橋酒家〉等詞題，均可見廣陵詞人唱和在王士禎離開之後依然活躍。

<sup>13</sup> [清]施閏章：〈汪覺非先生墓誌銘〉記載：「曾祖克臣、祖天澤，世以軍功襲錦衣衛千

范景文曾以薊州同知薦授，史可法亦曾薦之以官，汪如江不顧而去，嘆曰：「吾爲國家計耳，豈爲一身謀仕宦哉？」於是海內名公爭重其才，汪琬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記載當時盛況曰：「凡過揚者，無不造門定交而去」，<sup>15</sup>可見汪如江當日聲望名重一時。清兵下江南時，屠戮揚州甚烈，當時如江正好被困於圍城之中，連番遭難而得不死，福緣深厚，後果得享高壽。<sup>16</sup>

汪如江育有五子二女，汪懋麟排行第五，其上有四兄，依序爲起麟、振麟、兆麟、耀麟，<sup>17</sup>汪懋麟與汪耀麟並負時望，幼年一同從師學習，兄弟二人感情甚篤，在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閣集》中，與汪耀麟即有許多詩作往來。汪懋麟在康熙二年舉鄉試，康熙六年登進士第，時年二十七歲。他登第之後並沒有立刻得到授官，一直到康熙八年方才被授職爲內閣中書舍人。居官期間，「職閒無事，益發憤讀書，常攜筆研就閣中校讐，或月夜循殿，階行吟誦，聲聞直廬。」<sup>18</sup>王士禎說他因此學

---

戶。父敬菴公獨尚儒術，生公晚而教督嚴甚。公少力學修行業，以親老服勞奉養，遂終布衣。」見〔清〕施閏章：《學餘堂文集》（《四庫全書》珍本三集，臺北市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2年），卷20，頁17。

<sup>14</sup> 〔清〕汪琬：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記載汪如江所獻奇策，其一即爲海運事，文曰：「寇氛方熾，萬一截淮河漕運之路，則京師及九邊諸將士枵腹嗷嗷，將何以濟宜？及今招致海上水工，講求故元時朱張所運故道，每歲運糧數萬石，試之以備不虞。」見〔清〕汪琬：《鈍翁續稿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28冊，清康熙刻本），卷23，頁228-251。

<sup>15</sup> 以上兩段引文均見〔清〕汪琬：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，頁228-251。

<sup>16</sup> 〔清〕汪琬：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記載此事甚詳，其文曰：「當王師之下江南也，屠揚州，翁適在圍城中，遇刀不死，已薙髮爲僧，復大索偽僧殺之，翁又得不死，人皆曰長者之報也。」

<sup>17</sup> 汪家兄弟五人之名見於〔清〕汪琬：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的記載，文曰：「子五，振麟、兆麟皆蚤亡，起麟、耀麟府學生，懋麟丁未科進士，內閣中書舍人。」汪懋麟排行第五，在〔清〕王士禎：〈汪比部傳〉與〔清〕徐乾學：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中均有提及。汪懋麟〈亡兄汪公趾墓誌銘〉中提及：「兄諱兆麟，字公趾，吾父封公第三子。」可知兆麟排行第三。又根據其〈告先考文〉中「痛二兄之就戮」一語，可知早亡之振麟排行第二。又根據〔清〕施閏章：〈汪覺非先生墓誌銘〉：「振麟、兆麟早卒，次耀麟揚州府學生，又次懋麟，康熙丁未進士」一語，可知耀麟排行在振麟、兆麟之後，懋麟之前，故爲第四，其年齡與懋麟相差不多，故能一同從學於王築夫之門。五子中，四人排行已定，則起麟之居長可知。

<sup>18</sup> 〔清〕徐乾學：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，《憺園文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

問日進，詩文益佳。三年之後，請假歸養，卻於返家途中聞母之喪，守喪三年之後，又逢父喪。康熙十七年，朝廷開博學鴻儒科，他因未終服而堅不應試。服滿後，才於康熙十八年入職史館，任纂修官。

懋麟爲官，頗具判冤決獄之才，因此受到當時尚書符州魏公器重，他才名甚著，天子亦知之，屢訊其名。當時「禁中出宣德紙百幅，命翰詹諸臣及群僚書進，擇其尤者廿四幅爲御屏」，懋麟之書即爲中選者之一，時人均謂「旦晚且進用」、<sup>19</sup>「行且召見」，<sup>20</sup>但不久汪懋麟便因事被罷官。對於汪懋麟被罷官的原因，王士禎〈汪比部傳〉與張貞〈汪君蛟門傳代〉均語焉不詳，只以「亡何罷歸」、「乃竟罷官以歸」一語帶過。只有徐乾學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對此事著墨較多，曰：「忽有以蜚語陷君者，中旨問九卿，皆愕眙不知罪狀所擬，坐且不測。幸天子寬仁，詔下奪官而已。」<sup>21</sup>根據徐文，可知汪懋麟乃因遭人構陷而得罪免官，至於獲罪原因、罪狀，當時朝中大臣均不知所以，但卻又似乎事關重大，幾有殺身之禍。

對於這類事情的發生，汪懋麟從就任官職以來心中便一直存有隱隱不安，在詩中有許多作品言及居官之苦，以及敘述其性疏懶，不見容於官場的文字，如：〈雨舟甫草見過即別〉：「懋也喜怒任真率，狂蕩每遭俗眼嫉」（康熙八年）、〈送李季霖舍人歸山東〉：「萬事不挂眼，好書耽酒壺。雄誇罵流輩，舉世稱狂奴。行己偶錯料，網羅多艱虞」（康熙九年）、又如〈送子靜假歸觀省〉：「我性任嬾慢，爾才喜馳驟。所以對眾人，觸忤每取咎」<sup>22</sup>（康熙十二年），這些作品都作於康熙十七年以前，可見汪懋麟從入京爲官以來，心中便一直對官場有種格格不入、戒慎恐懼之感，他居官三年之後便亟請歸養，康熙十七年又堅持不赴博學鴻儒科考試，或許都與心中的這股不安有關。罷官事件的發生，坐實了他心中一直存在的不安，

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43冊，清康熙冠山堂刻本），卷29，頁243-240。

<sup>19</sup> [清]王士禎：〈汪比部傳〉，《帶經堂集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集部別集類，1414冊，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書堂刻本），卷2，頁622。

<sup>20</sup> [清]張貞：〈汪君蛟門傳（代）〉，《杞田集》（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北京市：北京出版社，1998年，7輯，28冊，清康熙四十九年春岑閣刻本），卷6，頁28-628。

<sup>21</sup> [清]徐乾學：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，頁243-241。

<sup>22</sup> 以上三首引詩分見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41冊，清康熙刻本），卷7，頁241-551；卷8，頁241-569；卷11，頁241-605。本文所引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閣集》版本均與此同。

這份不安讓他罷官之後便杜門著述，即使是與鄉野里老談話，也都不願涉及世事，而罷官之後未及三年便即病死，可見此事在其心中造成的影響。徐乾學在為汪懋麟所作的墓誌銘中寫道：「其抑鬱無聊之衷，遇物悵觸，往往見之歌詩，既而悔之，猶不能自禁。致其所鬱而未發者，人不得而知也，以是竟夭其天年。」<sup>23</sup>以詩作抒發心情本屬常事，汪懋麟卻要「既而悔之」，可見其如履薄冰，亦可見清初官場的暗濤洶湧。徐乾學說他抑鬱以終，或許不只是知己之言，亦是知情之言也未可知。

汪懋麟論詩師事王士禎，其學詩途徑，《百尺梧桐閣集·凡例》中有言，曰：「余學詩出由唐人六朝漢魏，上溯風騷，規矩折，各有源本，不敢放逸。庚戌官京師，旅居多暇，漸就頹唐，涉筆於昌黎、香山、東坡、放翁之間，原非邀譽，聊以自娛。」<sup>24</sup>可見汪懋麟之詩初學漢魏六朝、盛唐之作，走的是明代前、後七子的學詩路徑，後來則出入中、晚唐、宋代諸家之間。至於究竟是如何出入法，徐乾學論之甚詳：

始嘗出入於漢魏六朝以及唐人，猶為未足以盡風雅之變，乃合杜、韓、蘇、陸四家詩為一集，及宋諸家詩無不研練揣摩，疲精力於斯。余嘗駁之：宋詩第博其旨趣足矣，不足學。君執其說益堅，予亦不能難也。然君詩自取材于經史，其於宋人所見為佻巧傷雅、俚率無蘊藉者，君洮滌揀汰，率變其體格而新之，他人學之者不能及也。<sup>25</sup>

據此看來，汪懋麟之取宋詩，一方面乃用以博其旨趣，一方面則用以新其體格，使其詩足以盡風雅之變。汪懋麟學詩出入於唐宋之間，在清初宋調入人未深之際，<sup>26</sup>實開後來詩學尊宋的風氣。其文宗王安石，王士禎說他晚年文章，「峭刻近之」，<sup>27</sup>徐乾學則說其文得王安石之峭潔，均以其古文乃學王而得其神者，杜濬序其《百

<sup>23</sup> [清]徐乾學：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，頁243-241。

<sup>24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凡例》，頁241-498。

<sup>25</sup> [清]徐乾學：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，頁243-240。

<sup>26</sup> [清]費錫璜：〈百尺梧桐閣遺藁序〉，見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遺藁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41冊，清康熙刻本），頁241-800。

<sup>27</sup> [清]王士禎：〈汪比部傳〉，頁623。

尺梧桐閣集》指汪懋麟集中以文爲第一，詩次之，詩餘又次之，<sup>28</sup>對其文可謂推崇備至。

## （二）《錦瑟詞》的創作時間

關於《錦瑟詞》的創作時間，嚴迪昌《清詞史》指其「按調釐爲三卷，系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以前的作品」。<sup>29</sup>汪懋麟《錦瑟詞》前有柳州梁允植所撰之序，序中著明寫序時間爲「康熙丙辰仲春望日」，<sup>30</sup>又《錦瑟詞》書後有吳江徐鉉所寫之跋，亦云其時爲「康熙丙辰仲春花朝」，丙辰即康熙十五年，嚴迪昌所以將《錦瑟詞》的創作時間繫於康熙十五年以前，當是以前序跋爲依據。雖然寫序時間，未必即是出版時間，但根據《清人別集總目》之著錄，《錦瑟詞》有康熙十七年自刻本一卷，<sup>31</sup>可見《錦瑟詞》在康熙十七年以前已經刻印，而根據筆者對《錦瑟詞》所收詞作初步進行繫年的結果，其中寫作時間最晚的，乃是作於康熙十三年〈朝中措·將修復平山堂，和歐公原韻〉，<sup>32</sup>其餘可繫年之作品，則多作於康熙八年到十一年之間，因此將《錦瑟詞》繫年爲康熙十五年以前所作，應是符合事實的。

既以康熙十五年爲《錦瑟詞》創作年限之下限，則其上限應當始於何時呢？根據曹爾堪〈錦瑟詞序〉引汪懋麟之語：「自釋褐以來，一二年間，偶一爲之」，<sup>33</sup>汪懋麟登進士第乃在康熙六年，據此，則其詞的創作應在康熙六年以後。然而汪懋麟作爲廣陵詞人群之一，當廣陵詞壇酬唱氣氛最爲濃烈之際，他年已弱冠，又

<sup>28</sup> 杜濬原文曰：「君集文章第一，詩二，詞三，二與三對文章言之，若孤行仍不妨第一也。」見〔清〕杜濬〈百尺梧桐閣集序〉，收入〔清〕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》，頁241-667。

<sup>29</sup>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89。

<sup>30</sup> 〔清〕梁允植：〈錦瑟詞序〉，見〔清〕汪懋麟：《錦瑟詞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集部，詞類，1725冊，清康熙刻本），頁254。

<sup>31</sup> 李靈年、楊忠主編：《清人別集總目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1015，著錄：「百尺梧桐閣集16卷錦瑟詞1卷文1卷——康熙17年自刻本（上圖、人大、日本京文）。」

<sup>32</sup> 修復平山堂之議，是汪懋麟等人在康熙十三年提出，而於康熙十四、十五年間陸續修復完成，〈朝中措〉題爲「將修復平山堂」，可知是作於提議階段，故將之繫於康熙十三年，又根據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卷十二有詩〈同諸子邀長真太守汎舟游平山因議修復分得堂字〉，汪懋麟詩集乃是按照創作時間排序，卷十二的作品正當康熙十三年，適可與此詞互爲參照。

<sup>33</sup> 〔清〕曹爾堪：〈錦瑟詞序〉引汪懋麟語，見〔清〕汪懋麟：《錦瑟詞》，頁253。



在此時跟隨王士禎學詩論詩，也與王士禎有詩歌唱和之作，如：作於康熙二年的〈秋柳詩和王阮亭先生韻四首〉，與王士禎關係如此密切，在當時卻沒有填詞之舉，未免令人感到懷疑。但檢視其《錦瑟詞》中作品，確實沒有與當時相關的唱和之作，如：王士禎等人於順治十八年有詠青溪遺事的唱和之作，副題為「乍遇、奕碁、私語、迷藏、彈琴、讀書、潛窺、秘戲」，汪懋麟集中並無相關作品。又如王士禎與鄒祇謨等人唱和的〈海棠春·閨詞〉、紅橋唱和時所作的〈浣溪沙〉，在《錦瑟詞》中都未見相應之作，可見此時汪懋麟應尚未開始填詞，對此情況的解釋，應從汪懋麟對於詩詞的態度去尋取。根據《百尺梧桐閣集·凡例》：「前此少作，自志學以來即事拈弄，不過風雲月露，語涉兒戲，悉從刪削。癸卯秋舉省試入京，始得山川友朋之助，棄去帖括，肆力為詩。」<sup>34</sup>從凡例之言可知汪懋麟從十五歲開始學詩，但真正專心致意於詩學，是在舉省試而棄去帖括之後。又汪懋麟曾經表示：「願卒業于古文焉、詩焉，源深而流遠，殆茫茫乎未見其所止矣。」<sup>35</sup>由文中可以看出，他是將詩與古文視為其所欲完成的重要事業。對於他如此看重，並希望傳於後世的詩，他都在舉省試之後方著意創作，那麼被他視為「同于博奕」<sup>36</sup>的詞，其創作時間當不可能比著意於詩更早。因此，《錦瑟詞》創作的上限，應定於汪懋麟自述「釋褐以來」的康熙六年。根據以上所述，筆者以為《錦瑟詞》的創作時間，當在康熙六年到康熙十五年之間。

### 三、《錦瑟詞》內容析論

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收汪懋麟詞一百六十九首，其中有一百六十五首收錄在刻本《錦瑟詞》中，其餘四首分別根據《千秋雅調》、《秋水軒唱和詞》、《瑤華集》以及《花鈿集選》增補。《錦瑟詞》刻本按調分為小令、中調、長調三卷，書前有曹爾堪、宗元鼎、梁允植三人之序，並附有〈錦瑟詞話〉與〈錦瑟酬贈詞〉若干首，書後有徐鉉之跋，這些資料對於了解汪懋麟詞作，有相當大的助益。<sup>37</sup>綜觀汪

<sup>34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凡例》，頁241-498。

<sup>35</sup> [清]曹爾堪：〈錦瑟詞序〉引汪懋麟語，見[清]汪懋麟：《錦瑟詞》，頁253。

<sup>36</sup> [清]曹爾堪：〈錦瑟詞序〉引汪懋麟語：「自釋褐以來，一二年間，偶一為之，同于博奕耳。未敢自位于古人也。」

<sup>37</sup> 筆者所見汪懋麟作品，分別為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所收汪懋麟之作、清康熙刻本的《錦瑟詞》以及鼎文書局出版的《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》本的《錦瑟詞》三種。在體例上，

懋麟詞作，可以根據其詞作的題材、內容，約略分為三類，即：閨情側豔之作、抒懷之作以及應酬唱和之作，在數量上以閨情側豔與應酬唱和之作居多，但以抒懷之作較具真情實感，動人情致。茲就汪懋麟作品分三類論述之。

### （一）閨情側豔之什

閨情側豔之作，在廣陵詞人群中是一個明確的共同傾向，即使是後來開創陽羨詞派，崇尚豪放詞風的陳維崧，在其代表如皋八年創作成果的《烏絲詞》中，亦有大量的側豔之作，李康化即指出：「王士禛及其追隨者早年的創作均從艷詞著手。」<sup>38</sup>嚴迪昌在《清詞史》中，更明確地分析廣陵詞人群的創作情況：「按其基調言，這原是『雲間』詞風餘波未盡而實際是已從總體景觀上轉化成『花間』情趣的一個詞學中心。無論是廣陵詞壇領袖人物王士禛的《衍波詞》，還是當時真正的詞苑核心鉅子鄒祇謨的《麗農詞》……，都屬程度不等各出面貌專攻綺靡豔麗的倚聲之作。」<sup>39</sup>「從雲間詞風轉向花間情趣」一語，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指出廣陵詞人群的側豔之作，削弱了雲間詞派強調的「情托閨檐」之說，而成爲一種競才騁豔的文字遊戲。

汪懋麟的側豔之作基本上也存在著相同的情況，這類作品在《錦瑟詞》中佔有相當的篇幅，但大多是一些風雲月露之詞，如〈菩薩蠻·繡鞋〉下片：「掌中剛一握。懷裡香偏覺。郎戲漫匆匆。揉殘兩瓣紅。」<sup>40</sup>單看「一握」、「揉殘」兩語，

---

《全清詞》與別集本均不分卷，刻本則按調整為三卷；在所收詞作上，別集與刻本相同，均是一百六十五首，《全清詞》則多〈千秋歲·次王丹麓五十自壽韻〉、〈賀新涼·寄櫟園先生〉、〈摸魚兒·詠窩絲糖，和其年韻〉以及〈蕙蘭芳引·贈宗醴陵〉四首作品；在論詞資料上，刻本所錄之序跋，別集本亦均收錄，而《全清詞》則均未收錄。至於刻本所附〈錦瑟詞話〉、〈錦瑟酬贈詞〉，別集本與《全清詞》均未收。另外，刻本於〈沁園春·沈康臣喜予至京填詞枉贈，依韻奉答〉、〈永遇樂·七夕司農公招飲觀演劉項諸劇，和原韻〉以及〈東風第一枝·上巳平山宴集送南溪學士入都，和原韻〉三作之後均附有原倡作品，而在〈歸朝歡·留別康臣〉之後則附有沈康臣之和作，附詞四闕在《全清詞》與別集本均未收。

<sup>38</sup> 李康化：《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》，頁192-193。

<sup>39</sup>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56。

<sup>40</sup>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），冊13，頁7704。後文所引汪懋麟詞作文字，版本均與此同，只於引文之後標明頁數，不再另註。

讀之便覺香豔至極。又如〈醉公子·索脂〉下片：「玉甌持贈汝。莫作胭脂虎。忍笑嚙春衫。殘紅印淺斑。」(頁 7708) 將男女之間打情罵俏之情韻，女子嬌嗔笑嚙之情態，描摹得如在眼前，尤其「忍笑嚙春衫。殘紅印淺斑」一語，不但合於詞題「索脂」，下一「嚙」字，更覺其中媚趣橫生。又如〈誤佳期·閨怨〉：「寒氣暗侵簾幙。辜負小春芳約。亭梅開遍不歸來，直恁心情惡。獨抱影兒眠，背看燈花落。待他重與畫眉時，細數郎輕薄。」(頁 7704) 此詞由景入情，以淺筆淡淡描繪，而女子初春悲怨躍然紙上，結句「待他重與畫眉時，細數郎輕薄」更將女子情深偏惱的心情、姿態刻畫的入木三分。鄒祇謨說：「詞不難于穠艷，要須雅潔，蛟門故以淡語入妙。」<sup>41</sup>前引作品大多合於雅潔、蘊藉之旨，未涉淫褻，屬鄒祇謨所謂「淡語入妙」之類作品。若如〈憶秦娥·美人十憶〉其六：「如飴堪啜，似酥心醉。雞頭新剝真無二」、〈醉春風·艷情〉：「軟玉相憑藉。纖指將頭卸。妾身拚得教郎憐」等語，便覺淫艷太過，過分刻露，有失雅潔之致。

宗元鼎認為汪懋麟「十索」、「十詠」之類的作品，讀之令人不得不銷魂，稱其詞曰：「蛟門昵語溫柔，從十指冰絃中，不異輕調錦瑟消長晝乎？」<sup>42</sup>此處宗元鼎借用汪懋麟〈憶秦娥·美人十憶〉其八：「輕調錦瑟消長晝。彈來十指冰絃透」(頁 7706) 之語，點出汪懋麟這類作品實屬消閑之作，雖然極盡工巧，但畢竟未臻上乘。然而，在汪懋麟側豔之什中，亦有部份情深動人之作，這類作品大都寄寓其客愁旅思，而出以女子口吻，應是透過想像其妻之閨思，藉以抒發一己思鄉念妻的情懷，如〈釵頭鳳·秋閨夜雨〉：

寒蟬咽。紗窗裂。冷風蘊釀清秋節。黃花嫩。重陽汎。燈昏雨暗，香銷人困。陣。陣。陣。傷離別。空淒切。玉顏夜夜啼紅血。腰圍褪。垂蓬鬢。心頭一點，眉間三寸。恨。恨。恨。(頁 7720)

此詞與其他側豔之作便有明顯區別，全詞意興慘澹，情意戚然。起首「咽」、「裂」二字，便坐定全詞氛圍，由景語緩緩推至屋內人事，從而翻出情語，在文字的推移中，愁思層層轉深，實屬佳作。另如〈月上海棠·閨月〉：「良宵故故青天滿。最無情、二十四回轉。斟酌姮娥，耐孤棲、怎生消遣。」(頁 7720) 亦屬此類作品。

<sup>41</sup> [清] 汪懋麟：《錦瑟詞·錦瑟詞話》，頁 256。

<sup>42</sup> [清] 宗元鼎：《錦瑟詞序》，見 [清] 汪懋麟：《錦瑟詞》，頁 254。

沈康臣所謂「纏綿悽惋，恍聽坡公柳綿句，那得不使朝雲聲咽」<sup>43</sup>之語，說的當是這類深情之作。

## （二）抒懷之什

錢林《文獻徵存錄》中言及汪懋麟「賦《錦瑟詞》以見志」，<sup>44</sup>其所謂「見志」之作，當指《錦瑟詞》中所存之抒懷篇什。這類作品在《錦瑟詞》中所佔的數量雖不甚多，但大都情真意切、直見詞人精神、性命，已脫卻側豔之什的綢繆婉轉之態，曹爾堪所謂：「豪邁壯往，讀之興會飈舉，逼真稼軒。」與顧茂倫所云：「嶽寄歷落，徜徉恣肆，應從坡公海外得來」<sup>45</sup>之作，指的正是此類作品，試看其〈賀新涼·寄櫟園先生〉：<sup>46</sup>

日與時舒卷。曷歸乎江山嘯傲，詩書消遣。嶺嶠風烟俱歷盡，往事思量垂  
 泫。悟宦海、沸湯投繭。公說生還原偶遂，笑世人、欲役心真淺。雙翼在，  
 任飛展。山林鐘鼎俱尊顯。放閒情、襍鞋穿破，角巾折扁。煮石春泉供曬  
 藥，煉得雲中雞犬。況女嫁、男婚都免。且喜眼中無俗物，小樓邊、圖畫  
 兼經典。丘壑在，不須剪。（頁 7740）

汪懋麟有「剪」字韻〈賀新涼〉兩首，均屬秋水軒唱和之作，兩首均為佳作。在這一闕詞中，汪懋麟清楚地表現出他身處官場，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，時刻心驚膽戰的心情。「悟宦海、沸湯投繭」一語，將官場中朝不保夕的危殆，形象地刻畫出來，「生還原偶遂」更說盡宦海浮沉的不穩定與偶然性，因此下片極中描寫歸隱山林的悠遊生活，表示出對自己真正歸屬之處的渴望。汪懋麟在其詩中不只一次提及他對山林生活的嚮往，如〈留別仁趾〉：「我本澹蕩人，嗜酒復好閒。眼中不

<sup>43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《錦瑟詞·錦瑟詞話》，頁 255。

<sup>44</sup> [清]錢林：《文獻徵存錄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史部，傳記類，540 冊，清咸豐八年有嘉樹軒刻本），卷 10，頁 412。

<sup>45</sup> 曹爾堪與顧茂倫之語均見 [清]汪懋麟：《錦瑟詞·錦瑟詞話》，頁 255、256。

<sup>46</sup> 此詞從題目上看來，似乎當列入應酬唱和之作，但由於此詞內容乃是以抒發作者一己心懷為主，因此這類型式上屬於應酬唱和，但內容實際是抒發胸懷的作品，筆者均將之歸入抒懷之什。

樂見俗物，一生唯好游名山」，〈忽忽〉：「榮名匪我期，歸田性所樂」<sup>47</sup>等，均明指其性樂山水的胸懷。

類似這種對險惡官場倦怠與戒懼的表達，在汪懋麟的抒懷作品中所在多有，且往往透過對於故鄉的懷念，委婉地傳遞出旅食京華的深愁悲怨，如〈醜奴兒令·野宿〉：「故園咫尺偏多阻，雁影寥寥。漁火蕭蕭。冷宿孤眠第幾宵」（頁 7709）、〈蘇幕遮·舟中寒食〉：「日歸遲，時節誤。暝色高樓望斷河橋路」（頁 7716）、〈沁園春·沈康臣喜予至京填詞枉贈，依韻奉答〉：「此時空自思家。奈日斷、關河道路斜」（頁 7733）等均是，在這類詞作中，以〈春風嫋娜·清明同繼武、峨眉、武曾、二鮑、康臣、石林，及野外松下，送錫鬯之揚州〉將這種情懷表達的最為深刻，其詞曰：

最關心節序，又早清明。風乍暖，日初晴。喚吾徒、攜著黃柑綠酒，樂遊原上，去聽鶉鷃。不上紅樓，何知紫陌，只傍松濤響處行。無那故人先惜別，春風故遣柳條青。此去揚州路好，竹西歌吹，正三月、花滿江城。櫻筍會，木蘭亭畔，高吟爛醉，讓爾成名。自顧茫茫，一官遠客，春愁黯黯，萬事飄零。悵離鄉情思，亂如芳草，散比浮萍。（頁 7735）

起句「最關心節序，又早清明」便已暗點詞人心境，試想如果不是身居異鄉，度日如年的宦海遊子，又怎會對時光的流逝有如此驚心的感受呢？因此上片雖極寫京華勝景，卻反而帶點百無聊賴的意味，相較於下片對於揚州三春盛事的描寫，那種滿心嚮往，恨不飛身前去的心情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在送友前往揚州之際，作者自傷之情也溢於言表。

考察汪懋麟出仕之因，一方面是出於家貧養親之所需，另一方面則有實現一己抱負的期待，在其〈送李季霖舍人歸山東〉有「家貧為祿仕，豈意口不餬」以及「策足非要路，安能展良圖。操筆步政府，有志參機樞」<sup>48</sup>之語，可見他之所以出仕，除了家貧的原因之外，其實尚有一展雄圖的強烈企圖心，在其詩作中，頗多關懷當時民生之作，如〈礮車行〉、〈地夜動〉、〈河水決〉、〈西莊燕餞莊平王公入京〉、〈舟過被水鄉村紀事〉等均是，但他官卑職小，不僅壯志難酬，連基本的養

<sup>47</sup> 前引二詩分見〔清〕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 7，頁 241-550，與卷 14，頁 241-636。

<sup>48</sup> 〔清〕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 8，頁 241-569。

家活口都難以達成，他在詩中寫道：「孤櫂可憐成獨往，一官何日是歸年。白頭辛苦需微祿，青鏡荒涼典翠鈿。生計關心三十口，持籌猶賴仲兄賢。」<sup>49</sup>出仕的兩個原因都無法完成，令他心緒枯槁，形容憔悴，再加上當時官場風波詭譎、暗濤洶湧，自然令他對政治失望又驚懼不已。

順治十四年發生的科場案，順治十八年接連發生的奏銷案、通海案、明史案，對江南漢族仕子的連番打擊，在當時士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陰霾。汪懋麟當時雖未入朝為官，但與之交遊的王士禛、曹爾堪均曾因奏銷案獲罪。汪懋麟有部分詩句，字裡行間似乎正涉及這類事件，如：〈贈計甫艸〉：「有司重賦稅，胥吏猶可嗔。一錢遂放廢，士林多苦辛」，說的正是奏銷案事。又〈涉江雜詩·其四〉：「虎豹忽震怒，世族罹險艱。生者已遠竄，死者難追攀。居人為余說，聞之凋朱顏。」<sup>50</sup>所說正是江蘇世族罹罪之事。清初政治狀況浮詭不定，滿清政府為了鎮壓江南漢族士人的反抗力量，採用了不少高壓政策，科場案、奏銷案、通海案都是以江南漢族仕子為主要打擊對象，這種情況到康熙親政之後雖然得到緩解，但江南局勢因三藩與台灣鄭成功的存在，著實算不上穩定。<sup>51</sup>有恐怖鎮壓的陰霾在前，時局又風波翻湧，難怪汪懋麟會有「飽芻同仗馬，咽露等寒蟬」<sup>52</sup>的戒懼心情。對於既不足以養家活口，不能發揮壯志，又時時有生命危險的官場，他的心情是「念此日茫茫，未得從吾嗜。有如觸藩羊，有如扶櫪驥」，<sup>53</sup>在進退不得的心境中日夜掙扎，莫怪在其詩詞之中，總是充斥著對家鄉的思念、仕途的失落，因此瀰漫著陣陣愁雲慘霧。

類此心情的表現，在其抒懷之作中所在多有，如其〈金人捧露盤·春雨〉：「問春光，晴時少，陰時半，去匆匆。況中間、人事飄蓬。不如醉也，陰晴總付酒杯中。羞同兒女，終朝裡、怨雨愁風」（頁 7717-7718）、〈驀山溪·郊行〉：「終年塵世，真被名韁悞」（頁 7718）、〈沁園春·贈次功〉：「誰期壯志難酬。忽荏苒、年華又幾秋」、「須臾事，且吟詩遣興，把酒澆愁」（頁 7726）、〈齊天樂·端陽〉：「年華去如流水。忽壯心消歇，不堪重數」、「問情何處。覺嬾慢新成，無端懷古。痛飲

<sup>49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〈河口別家兄叔定〉，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 8，頁 241-564。

<sup>50</sup> 前引二詩分見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 6，頁 241-536；卷 4，頁 241-522。

<sup>51</sup> 關於清初政治狀況的論述，主要參考李琄：〈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23 卷第 1 期（2005 年 6 月）。

<sup>52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〈送李侍御左千東粵四十韻〉，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 11，頁 241-600。

<sup>53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〈得家書感懷寄叔定家兄〉，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 8，頁 241-568。

千鍾，讀離騷一部」(頁 7726)等均是，詞中明顯傳遞出一種：既然時不我與，何妨將滿懷壯志，一腔幽憤，盡賦予酒杯中，搏得疏狂一醉的頹唐心境。

### (三) 應酬唱和之什

清初文人之間相互酬唱的風氣極盛，廣陵詞人群的出現，正是王士禛在廣陵「晝了公事，夜接詞人」<sup>54</sup>的酬唱活動中所凝聚，因此廣陵詞人群體之間，彼此相互酬唱的作品頗多。此類作品，雖說應酬性質較重，有時難免文字遊戲、歌功頌德之譏，如汪懋麟〈鶯啼序·贈龔大宗伯〉、〈鶯啼序·壽大司寇梁蒼巖先生，再疊前韻〉等，雖寫的「嚴整簡勁」，<sup>55</sup>畢竟是應酬之作，較無價值。但若酬唱對象是與作者交好的親友，則詞中往往直訴心曲，可視為抒懷之作，是了解詞人心理的重要作品。此外，亦有不是直接抒懷，而是借他人酒杯以澆自己塊壘的作品，這類作品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為了解詞人心境的材料。如其〈海棠春·題韓醉白小影〉：

疏狂似爾殊堪羨。脫帽坐、目光如電。長鋏已羞彈，誰耐耽書卷。壯懷只與深杯戀。真無賴、春風消遣。底事特荒淫，日昵鶯和燕。(頁 7705)

韓醉白即是韓魏，是廣陵詞人群之一，汪懋麟集中有多首與他往來唱和的作品。此詞題為「題韓醉白小影」，則詞中所寫乃是韓魏之形象無疑，但其實詞中的描述，完全可以適用於汪懋麟自身。汪懋麟自己曾說自身瀟灑疏狂，而由前文的論述更可發現，「壯懷只與深杯戀」一語對汪懋麟亦完全適用，至於全詞結尾，用信陵君飲醇近色之典，又以「底事」點出，在問友的同時亦問己，全詞字字寫韓醉白，亦字字寫己。戰國時代信陵君被讒而沉迷酒色之典，在汪懋麟作品中頗為常見，其〈贈計甫艸〉便有「不如學信陵，近色兼飲醇」<sup>56</sup>之句，而〈永遇樂·七夕司農公招飲觀演劉項諸劇，和原韻〉一詞中亦有「不如飲酒，信陵作達，萬事安吾才拙」(頁 7737)之語。結合汪懋麟後來亦因讒被廢退的生平觀之，可見這個典故的一再被使用，顯然不是一種偶然的情況，而是作者對於此一歷史事件具有心理上

<sup>54</sup> [清]王士禛曰：「吳梅村謂予在廣陵『晝了公事，夜接詞人，以擬劉穆之。』予豈敢望古人……。」見氏著：《帶經堂詩話》(臺北市：清流，1976年10月)，卷7，頁7。

<sup>55</sup> 曹貞吉語，見[清]汪懋麟：《錦瑟詞·錦瑟詞話》，頁256。

<sup>56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·詩集》，卷6，頁241-536。

的深切認同。

朋友之間歡飲聚會本是值得欣悅之事，但歡聚之中，文人敏感的心靈，難免因為外物的觸動，從而產生撫今追昔、物是人非之感，這種心情，在酬贈之作中頗為常見，汪懋麟〈滿庭芳·南溪曹學士重過廣陵即席奉贈〉正集中傳遞出這樣的情感。此詞透過今昔對比，點出世事如浮雲、滄海桑田的感慨，詞的下片寫得尤為動人，其詞曰：「新涼。重會面，黃雞白酒，紅樹清霜。看燈前醉後，意氣飛揚。世事總歸一笑，榮枯事、記憶椿椿。詼諧甚，青鞋布襪，湖海任徜徉。」（頁 7729）「新涼」、「重會面」、「燈前醉後」等語，均點出流光暗轉，人事變換之慨，而從「意氣飛揚」乃至「湖海任徜徉」，其中涵蘊著情感的變化與昇華，將全詞的感慨提到最高之後，那舉重若輕地淡淡一笑，背後的感慨與辛酸，都無須再聞問了。另如〈綺羅香·七夕前一日愛園夜集〉：「人生歡會無多，看秋花秋草，凋零顏色。物已如斯，苦費思量何益」（頁 7728）、〈東風第一枝·上巳平山宴集送南溪學士入都，和原韻〉：「趁今朝、尊酒花前，明日河橋柳岸」等，均表現相近的情感。

此外，這類作品是理解詞人交遊的絕佳材料，在酬唱之中往往可見詞人之間真摯的友情，如〈點絳脣·王仔園齋中遲豹人甫草後至〉：「日夕閒階，飛花亂點鴛鴦鵲。烏啼楊柳。是矣聲還又。酒俠詩狂，何處相攜手。空搔首。來何遲也，三爵梅花酒。」（頁 7711）此詞雖未必是經典之作，卻清新可喜，詞中將友人相聚，因遲到而呼喝罰酒的歡愉場景，寫得極為真切可感。另如〈減字木蘭花·雲漸惠酒，以陽羨茶為答，戲柬〉亦是一闋以輕鬆流麗的文字，表現朋友之情的小品之作。

#### 四、汪懋麟詞學實踐與廣陵詞人群之詞學宗尚

嚴迪昌在其《清詞史》中提出，一個流派的形成必須具備的三大要素，首先，必須有一個「領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團結起同輩和後進的有權威性的大作家，在他周圍形成一個可觀的有影響的作家群體」；其次，這個群體在「藝術情趣、審美傾向以至理論主張上應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」；其三，這個群體的審美追求和實踐必須「集中反映在他們編纂的總集和選本之中」。<sup>57</sup> 依此標準來衡量廣陵詞人群

<sup>57</sup>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 4。



體，表面上似乎三項要素全都符合，他們有一個領袖式的權威作家——王士禛，也有總集和選本——《倚聲初集》、《國朝名家詩餘》，也有大致相近的審美追求。歸納前人對廣陵詞人群體的論述，他們的審美追求約有如下數點：推尊詞體、多側豔之風、南、北宋並重、風格兼容並蓄、詞須有寄託等，<sup>58</sup>但是這些表面上的符合，若與實際情況進行檢視，其根基似乎不甚穩固。茲以汪懋麟的詞學實踐，與廣陵詞人群的審美追求相互參照。

### （一）就推尊詞體而言

卓惠美在其《王士禛詞與詞論之研究》中指出，王士禛與鄒祇謨都曾有意識地推尊詞體，其推尊之法均是將詞體上比《詩經》，認為詞與《詩經》同為音樂文學，亦具有六義之道。<sup>59</sup>透過比附《詩經》以提升詞體地位，這種方法並非始於清代，兩宋以來便屢見這類說法。這種欲透過《詩經》的裙帶關係以推尊詞體的作法，實際效果並不大，卓惠美也指出儘管當時詞人極力尊體，但清初視詞為小道的觀念仍為主流，甚至王士禛、鄒祇謨有時亦難免受到這類潮流的影響，<sup>60</sup>可見他們尊體的成果是不明顯的。

汪懋麟作為廣陵詞人群的後起之秀，又是王士禛的弟子，他對於詞體的觀念，其實別具意義。曹爾堪〈錦瑟詞序〉曾引汪懋麟語曰：「自釋褐以來，一二年間，偶一為之，同于博奕耳。未敢自位于古人也。願卒業于古文焉、詩焉，源深而流遠，殆茫茫乎未見其所止矣。」<sup>61</sup>十分清楚地表現出他視詞體同于博奕的態度，而在其所著〈十五家詞序〉中，開宗明義便揭示：「士君子所以顯當時、垂後世者，得志則文章見用於上，施之朝廷，復三代之典冊。不得志則綜述六經、諸子百家，發為撰著，以傳于無窮，未聞僅以綺麗靡曼之音，爭奇於單詞隻字，如所傳之詩

<sup>58</sup> 此處所歸納廣陵詞人群之審美追求，主要參考孫克強：〈廣陵詞壇與西泠詞人的詞學〉，《清代詞學》，頁 128-146、李康化：〈廣陵詞人群與明清之際詞學思想的嬗變〉，《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》，第五章、李丹：〈超越與開拓：廣陵詞論〉，《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》，第四章、蘇淑芬：〈《烏絲詞》受廣陵詞壇影響研究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 12 期（2006 年 5 月）、卓惠美：《王士禛詞與詞論之研究》（新北市：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4 年 12 月）等著作整理之論點。

<sup>59</sup> 卓惠美：《王士禛詞與詞論之研究》，第五章，頁 372-380。

<sup>60</sup> 同前註，頁 379-380。

<sup>61</sup> 〔清〕汪懋麟：《錦瑟詞》，頁 253。

餘者也。」<sup>62</sup>字裡行間對詞體的輕視態度明顯可見，而他在論及詞體時，往往以「小詞」、「小技」<sup>63</sup>稱之，可見其輕忽之意。汪懋麟卑視詞體的主要原因，與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相同，〈十五家詞序〉曰：「夫聲音之道，上自雅頌以至漢魏六朝、唐人樂府諸篇，皆所以被管絃、奏朝廟者也，若宋之詞下矣，元之曲愈下矣。」<sup>64</sup>同樣上溯《詩經》，但得出的結論卻與王、鄒二人相悖，可見他們彼此之間並未以尊體觀念相互影響、討論。而正由於詞不合於大雅、古樂之道，因此不登大雅之堂，有志之士君子不作可也，如欲爲之，也不過是用以陶寫閒情<sup>65</sup>之具。廣陵詞人群中不僅汪懋麟視詞爲小道，曹爾堪、宗元鼎的詞體觀念亦與之近似。<sup>66</sup>由此可見，推尊詞體其實並非廣陵詞人的共同傾向。<sup>67</sup>

<sup>62</sup> [清]孫默編：《十五家詞·序》，頁3。

<sup>63</sup> 如其〈棠村詞序〉：「所著詩古文，海內傳頌已久，間為小詞，必奪宋人之席。」又「人或謂公得時行道，文章在史館，政事在天下，安用此小技為也？」見[清]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》，卷3，頁241-685。

<sup>64</sup> [清]孫默編：《十五家詞·序》，頁3。

<sup>65</sup> 〈棠村詞序〉云：「蓋大君子之用心，不汨汨於嗜欲，政事之暇，寄閒情於詞賦，性情使然也。」

<sup>66</sup> [清]曹爾堪：〈錦瑟詞序〉：「世乃目詞學為雕蟲小技者，抑獨何歟？以詞學為小技，謂歐蘇非偉人乎？」一語，看似是尊體之說，但其實只是為作詞取得一個合理的說法，並沒有尊體的意涵，若謂此句乃尊體之說，則此語未免過分輕率且不合邏輯。而且在序中他並未反駁汪懋麟「同于博奕」之說，反而贊同汪懋麟之語，可見詞體在其心目中地位也是不高的。另外，[清]宗元鼎：〈錦瑟詞序〉有云：「以汪子科甲得之早歲，將來勲業名位正未易量也。他日或以此詞嫁名於河陽書記，亦無妨也。」如非卑視詞體，何以會認為位居高位之後，須將詞作嫁名他人。

<sup>67</sup> 毛湛玉指出汪懋麟尊體觀其實前後矛盾，認為他前期遵循傳統詩詞觀點，卑視詞體，後期則因時代風會與個人經歷之變，而有推尊詞體的傾向。然而，毛氏之立論在時間點上頗有可議之處。首先，他根據曹爾堪〈錦瑟詞序〉中「戊申重九」一語，即得出「《錦瑟詞》大部分詞作最遲應是1668年以前的作品」，不僅忽視宗元鼎、梁允植兩人之序作於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的事實，同時忽略《錦瑟詞》中，康熙七年以後的作品所在多有，前文所言之〈朝中措·將修復平山堂〉一詞即為明證。其次，《錦瑟詞》約作於康熙六到十五年之間，其中康熙八年至十一年，汪氏在京任內閣中書舍人，康熙十一年之後辭官歸養，連逢父母之喪。毛氏明白指出汪懋麟在出任內閣中書舍人之後詞風產生變化，卻又認為《錦瑟詞》中最遲應是康熙七年以前的作品，明顯自相矛盾。再次，毛氏認為汪懋麟尊體觀的改變與康熙朝編定《詞譜》與《歷代詩餘》有關，認為「上有所好，下必效仿」，所以，詞壇掀起了一股尊體的熱潮。而汪懋麟身處其間，是不可能不受到其影

## （二）就風格正變而言

廣陵詞人群一個明顯的詞學宗尚，便是他們的開放性與兼容並蓄，此一開放性，表現為對婉約與豪放兩種風格的並存。王士禛《香祖筆記》云：「詞家綺麗、豪放二派，往往分左右袒，予謂：第當分正變，不當分優劣。」<sup>68</sup>以正變論婉約、豪放，不以優劣論之，視兩種風格均為本色、當行，就詞體風格的認識而言，是一長足的進步。但從廣陵詞人群的創作實踐觀之，可知這兩種風格，在實踐上仍是有主從之分的，前文歸納出「多側豔之風」一點，正與此兼容並蓄的狀況略有鑿柄之處，雖不至於構成矛盾，但卻顯示出明顯的偏重。以汪懋麟《錦瑟詞》為例，其〈滿江紅·大觀樓眺望〉便屬豪放之作，其詞曰：

飄渺飛樓，憑欄望、風生城闕。流不盡、長江滾滾，噴銀鋪雪。日落金山黃霧塞，兵屯鐵甕紅旗掣。想當年、白骨葬青燐，空淒切。烽燧暗，何曾歇。檣櫓密，空排列。嘆從來征戰，幾多豪傑。劉季雄風今寂寞，孫郎霸業終消滅。問興亡、北固與南徐，潮聲咽。（頁 7727）

此詞應作於康熙十二年，三藩亂起之際。詞情雄放悲壯，字裡行間滿是歷史興亡之慨，允稱豪放詞之佳作。但這類作品在《錦瑟詞》中並不多見，時人評汪懋麟詞，雖也曾說他「逼真稼軒」、「直與稼軒、後村並駕」，<sup>69</sup>但大部分評論多是稱許他溫柔纏綿，清麗芊綿。可見廣陵詞人群雖然在閱讀上對詞體風格能有多方接受，但落實到創作層面，仍舊有所偏嗜，對風格的兼容並蓄並未形成一個明確的創作追求，更甚者，猶有偏重側豔的情況。

---

響的。」但《歷代詩餘》編定於康熙四十六年，《詞譜》更晚至康熙五十四年，而汪懋麟早在康熙二十七年即已辭世，如何能身處其間？復次，毛氏認為汪懋麟亦以儒家文藝觀推尊詞體，此點上文已有論述，不再贅敘。氏著：〈論廣陵詞人汪懋麟矛盾的尊體觀〉，《忻州師範學院學報》第 26 卷第 4 期（2010 年 8 月），頁 37-39。

<sup>68</sup> [清]王士禛著，湛之點校：《香祖筆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 年），卷 9，頁 169。

<sup>69</sup> [清]汪懋麟：《錦瑟詞·錦瑟詞話》曹爾堪與周在浚之評語，頁 255、256。

### （三）就南北宋並重而言

雲間詞派論詞宗南唐、北宋，不涉南宋之作，廣陵詞人群雖承雲間餘緒，但在這一點上，他們的態度是比較開放的，這一點在汪懋麟的作品中也有明顯的體現。在他的創作中，有步韻辛棄疾的作品，如〈金菊對芙蓉·九日懷醉白，用稼軒韻〉，亦有用史邦卿韻的作品，如〈春風第一枝·石林招同武曾、錫鬯、二鮑、湘草、穀梁，夜集寓齋，看燈上美人，用史邦卿韻〉，步韻之作的存在，顯示其對這類作品的接受。另外，在汪懋麟詞作中，有極似稼軒體的作品，如〈滿江紅·讀貨殖傳戲作〉，整體情調均與辛棄疾近似。又從汪懋麟作品中，也可見出他對史邦卿頗為推崇，其〈雙雙燕·紀夢〉詞前小序記載他夜夢二女唱史邦卿〈雙雙燕〉詞，<sup>70</sup>如非對其詞深為愛賞，又怎會於夜中夢見。這些詞例，均可見他不鄙薄南宋詞的詞學態度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較合於南宋風格的詞作多屬長調，暗合鄒祇謨長調宜師南宋<sup>71</sup>的說法。此外，時人評論亦往往將汪懋麟與南宋詞人並提，如陳椒峰稱其詞「真得南宋三昧」、李良年以之擬姜夔，朱彝尊〈一翦梅·題《錦瑟詞》〉也說：「錦瑟新詞鳳閣成。贏得才名。不減詩名。風流異代許誰并。是柳耆卿。是史邦卿。」<sup>72</sup>類似這些說法，均可見廣陵詞人群對南、北宋詞的兼容態度。

### （四）就詞之有寄託而言

筆者在前文論述汪懋麟「閨情側豔之什」時，曾引述嚴迪昌《清詞史》之語，認為其所謂「從雲間詞風轉向花間情趣」一語，在相當程度上指出廣陵詞人群的側豔之作，削弱了雲間詞派強調的「情托閨檐」之說。張宏生也指出《倚聲初集》接續《花間》、《草堂》之遺緒，尤其對《草堂詩餘》的繼承，於形式、內容均有迹可循。此處張氏所言之「內容」，乃指豔詞而言；所謂「形式」，則是就編排體例而言。《倚聲初集》與後出的《國朝名家詩餘》均仿效萬曆刻本的《草堂詩餘》，

<sup>70</sup> 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冊13，頁7731。

<sup>71</sup> [清]鄒祇謨：《遠志齋詞衷》（《詞話叢編》本，唐圭璋編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：「余常與文友論詞，謂小調不花間，則當學歐、晏、秦、黃。花間綺琢處，於詩為靡。而於詞則如古錦紋理，自有黯然異色。歐、晏蘊藉，秦、黃生動，一唱三嘆，總以不盡為佳。清真、樂章，以短調行長調，故滔滔莽莽處，如唐初四傑，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。至姜、史、高、吳，而融篇煉句琢字之法，無一不備。」頁651。

<sup>72</sup> 陳椒峰與李良年之評語分見[清]汪懋麟：《錦瑟詞·錦瑟詞話》，頁255、256。朱彝尊詞則見[清]汪懋麟《錦瑟詞·附錦瑟酬贈詞》，頁257。

採取分調編排的方式，依小令、中調、長調進行分類，由此可見廣陵詞壇對《草堂詩餘》之態度。<sup>73</sup>無獨有偶，汪懋麟的《錦瑟詞》亦是分調編排，隱隱透露出他與前輩詞人相近的詞學態度，另外，根據汪氏以詞寫閒情的觀點看來，他其實並未將詞作為抒發個人胸懷意志的載體。由此看來，此一條例亦未必是廣陵詞人群自覺追求的審美風尚。

## 五、結論

透過對汪懋麟詞作的整體分析，筆者將其詞大致分為三類，結合生平與詩文，細究其中所表達的情感，得知其詞中彌漫的悲愁，與其浮沉宦海的不安心情有關，而此心情又與清初政治局勢的不穩定互為表裡。同時，藉由對汪懋麟詞學實踐的考察，筆者認為汪氏在詞體認知上，並未有推尊詞體的意識，反而承襲傳統儒家士大夫卑視詞體的觀念。在詞的創作上，汪懋麟與大多廣陵詞人群相同，均表現出側豔之風，作品中雖兼有豪放之作，但整體風格仍是偏向纖仄婉約。在面對南、北宋詞的態度上，汪懋麟確實表現出兼容並蓄的態度，小令宗北宋，長調法南宋，各取其長。在詞應有寄託之說上，根據汪懋麟以詞寫閒情的觀點看來，他並不將詞視為抒發個人胸懷意志的載體，因此所謂的寄託說，自然不會是他創作實踐之際的首要追求。

持汪懋麟詞學實踐的考察結果，衡量廣陵詞人群可能的詞學宗尚，可以看出這些審美要求雖然在其實踐中都有部分的完成，但並未成為他自覺意識的追求，亦即表示廣陵詞人群所表現出的詞學宗尚，是一種共同創作下相互影響的結果，並非有理論的大旗豎立在前，驅使詞人群體以具體創作進行實踐。因此個別詞人之間，在理論、創作上或許會有彼此矛盾、扞格不入的狀況產生，這便形成廣陵詞人群開放的詞學觀，而也正因為此一開放，沒有具體、明確追求的詞學觀，導致廣陵詞人群只能是一個詞人群體，而不是一個詞學流派。劉揚忠即表示：「廣陵詞人群只是一個結構鬆散、活動時間不長且其成員的藝術宗尚並不一致的作家聚合體，而並沒有形成一個文學流派。」張宏生亦明確指出：「當時的詞壇比較多元，還沒有完全占主導地位的風格，比較明確的流派意識還要稍後才出現。」<sup>74</sup>但正是

<sup>73</sup> 以上張宏生所論，見氏著：〈王士禎揚州詞事與清初詞壇風會〉，《清詞探微》，頁223-225。

<sup>74</sup> 張宏生：〈孫默的詞學活動與《國朝名家詩餘》〉，《清詞探微》，頁244。

因廣陵詞人群不具地域流派的偏狹觀念，才能起到「開有清一代填詞之風的巨大作用」。<sup>75</sup>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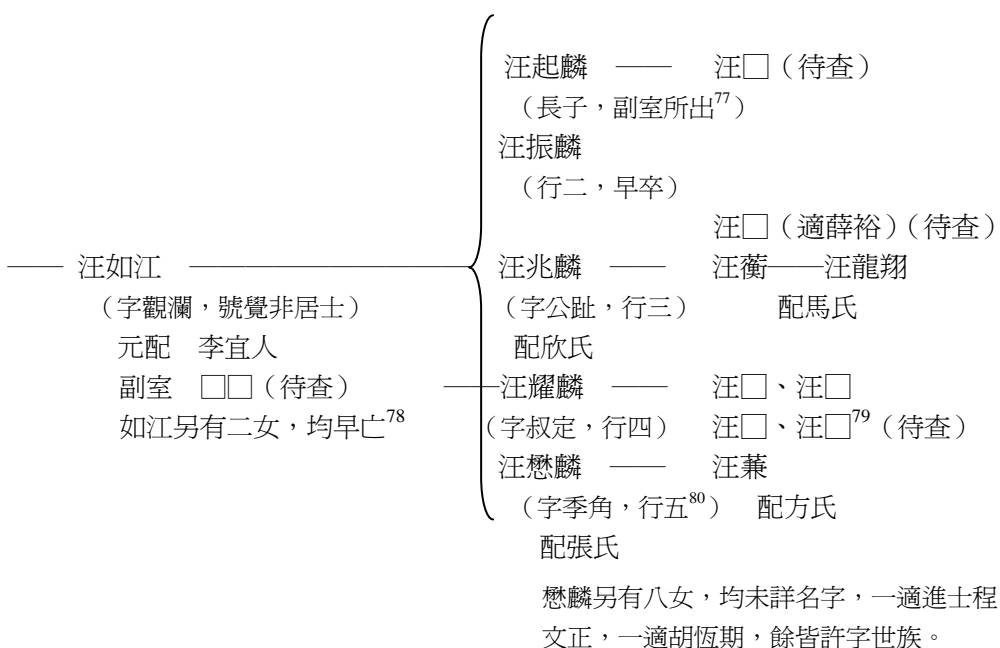
<sup>75</sup> 劉揚忠：〈清初廣陵詞人群體考論〉，《江西社會科學》2004年7月，頁92。

附錄：汪懋麟家族簡表<sup>76</sup>

越國公 ——

…… ——汪克臣（曾祖父）

—— 汪天澤（祖父）



<sup>76</sup> 此表主要參考〔清〕施閏章：〈汪覺非先生墓誌銘〉；〔清〕汪琬：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；〔清〕汪懋麟：〈亡兄汪公趾墓誌銘〉、〈告先考文〉；〔清〕王士禎：〈汪比部傳〉；〔清〕徐乾學：〈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〉以及汪懋麟作品編列。

<sup>77</sup> 〔清〕施閏章：〈汪覺非先生墓誌銘〉記載：「副室某氏，生一子起麟。」

<sup>78</sup> 〔清〕汪琬：〈九十一翁觀瀾汪府君墓表〉記載：「女二，亦早亡。」

<sup>79</sup> 根據〔清〕施閏章：〈汪覺非先生墓誌銘〉記載，汪如江有「孫男六人，衡、莖、荃、艾、芊、蕓。」其中，汪衡為兆麟遺孤，在〔清〕汪懋麟：〈亡兄汪公趾墓誌銘〉已有提及，其餘吾子則分屬起麟、耀麟，而根據〔清〕汪懋麟：〈告先考文〉：「起麟、懋麟俱已有子，耀麟四子，不幸折其二」之語，可知五子中，一人為起麟之子，其餘四人均為耀麟子，但究竟誰屬起麟？哪二子早亡？尚有待查證。又汪懋麟亦有一子，但施閏章所撰之墓誌銘卻未錄其名，筆者以為或許墓誌銘撰作之時，其子尚未正式取名，汪懋麟〈忽忽〉一詩有「去秋聞生男」語，此詩作於康熙十五年，則生男事當在十四年秋天，而汪如江逝世於康熙十五年，因此筆者做此推測。

<sup>80</sup> 關於如江五子排行的考述，見註 11。

## 引用文獻

### 古籍（依姓名筆劃排列）

- 〔清〕王士禎：《帶經堂集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集部別集類，1414冊，清康熙五十年程哲七略書堂刻本。
- 〔清〕王士禎：《帶經堂詩話》，臺北市：清流出版社，1976年。
- 〔清〕王士禎著，湛之點校：《香祖筆記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。
- 〔清〕李元度：《國朝先正事略》，臺北市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四部備要本。
- 〔清〕汪琬：《鈍翁續稿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28冊，清康熙刻本。
- 〔清〕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集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41冊，清康熙刻本。
- 〔清〕汪懋麟：《錦瑟詞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集部，詞類，1725冊，清康熙刻本。
- 〔清〕施閏章：《學餘堂文集》，《四庫全書》珍本三集，臺北市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2年。
- 〔清〕孫默編：《十五家詞》，臺北市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，四部備要本，據文瀾文津閣本校刊。
- 〔清〕徐乾學：《憺園文集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臺南縣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，集部，243冊，清康熙冠山堂刻本。
- 〔清〕秦瀛：《己未詞科錄》，臺北市：明文書局，1985年，清嘉慶刻本。
- 〔清〕張貞：《杞田集》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北京市：北京出版社，1998年，7輯，28冊，清康熙四十九年春岑閣刻本。
- 〔清〕張貞：《杞田集》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清康熙四十九年春岑閣刻本。
- 〔清〕鄒祇謨：《遠志齋詞衷》，唐圭璋編《詞話叢編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。
- 〔清〕錢林：《文獻徵存錄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史部，傳記類，540冊，清咸豐八年有嘉樹軒刻本。



今人論著（依姓名筆劃排列）

- 毛湛玉：〈論廣陵詞人汪懋麟矛盾的尊體觀〉，《忻州師範學院學報》第 26 卷第 4 期，2010 年 8 月。
- 吳熊和：《吳熊和詞學論集》，杭州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 年。
- 李丹：《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 年。
- 李有強：《王士禎主導下的廣陵詞壇研究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9 年。
- 李康化：《明清之際江南詞學思想研究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1 年。
- 李瑄：〈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23 卷第 1 期，2005 年 6 月，頁 291-323。
- 李靈年、楊忠主編：《清人別集總目》，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。
- 卓惠美：《王士禎詞與詞論之研究》，新北市：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4 年。
- 林宛瑜：〈清初廣陵詞人群體之詞學活動——以《廣陵唱和詞》為例〉，《東吳中文研究集刊》第 12 期，2005 年 7 月，頁 1-17。
-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委員會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 年。
- 孫克強：《清代詞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 年。
- 張仲謀：《明詞史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2 年。
- 張宏生：《清詞探微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。
- 許嘉瑋：《清初廣陵詞人群體研究——以評點與唱和為主的考察》，臺北市：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 年。
- 楊家駱主編：《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》，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6 年。
- 劉揚忠：〈清初廣陵詞人群體考論〉，《江西社會科學》2004 年 7 月，頁 85-93。
- 蔣寅：〈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6 年第 2 期，頁 91-99。
-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 7 月。
- 蘇淑芬：〈《烏絲詞》受廣陵詞壇影響研究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 12 期，2006 年 5 月，頁 233-264。

# The Ideal Concept of Guangling Ci-Poet Group: On *Jin-Se-Ci* by Mao-Lin Wang

Zhang, Bo-jun<sup>\*</sup>

[Abstract]

Although it attracts big attention of scholars since Di-Chang Yan bought up the concept of “Guangling Ci-Poet Group” from *Qing-Ci-Shi*, most of the expounds are concentrate on Shi-Zhen Wang, attaches on the studies of Shi-Zhen Wang, or focu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hi-Zhen Wang and Guangling Ci-Poet Group. However, even though Shi-Zhen Wang owns the leading role that gathering Guangling Ci-Poet Group, but the era of Guangling Ci-Poet Group is actually more than the five years during Shi-Zhen Wang’s residence at Guangling.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specializing on Shi-Zhen Wang himself cannot covers every dimensions of Guangling Ci-Poet Group.

Other discusses cut through with a macroscopic angle, summarizes Guangling Ci-Poet Group’s pieces and thoughts, creates a compared more unity image but lacks of details or specifics.

Integrating both ideas, instead of Shi-Zhen Wang,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ut-in the topic with Ci-study of Mao-Lin Wang, referencing the existed analyses with new research, expecting the benefit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l concept of Guangling Ci-Poet Group.

**Keywords:** Shi-Zhen Wang, *Qing-Ci-Shi*, Guangling Ci-Poet Group, Kuanglieng poetry circle

---

<sup>\*</sup>Part-time Lecture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Shih Hsin University; Doctor candidate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